



三星堆

玉器上的

古蜀文字

[1]

张如柏 著

世界华人艺术出版社

书 名 三星堆玉器上的古蜀文字(1)
作 者 张如柏

出 版 人 袁 矛
出 版 世界华人艺术出版社
香港:203 6F/b Yee Kuk St Shanshuipo,
Kowloon, Hong Kong.
发 行 北京: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
798艺术区宏源公寓A座401室
电话:(010) 6436 9710 135 2250 5198
邮编:100015
邮箱:yimo_art@126.com

责任编辑 尚正光
编 辑 朱刚 许剑

封面设计 廖小灵

承 印 世界华人艺术报社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7.125

版 次 2009年4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4月第一次

印 数 1-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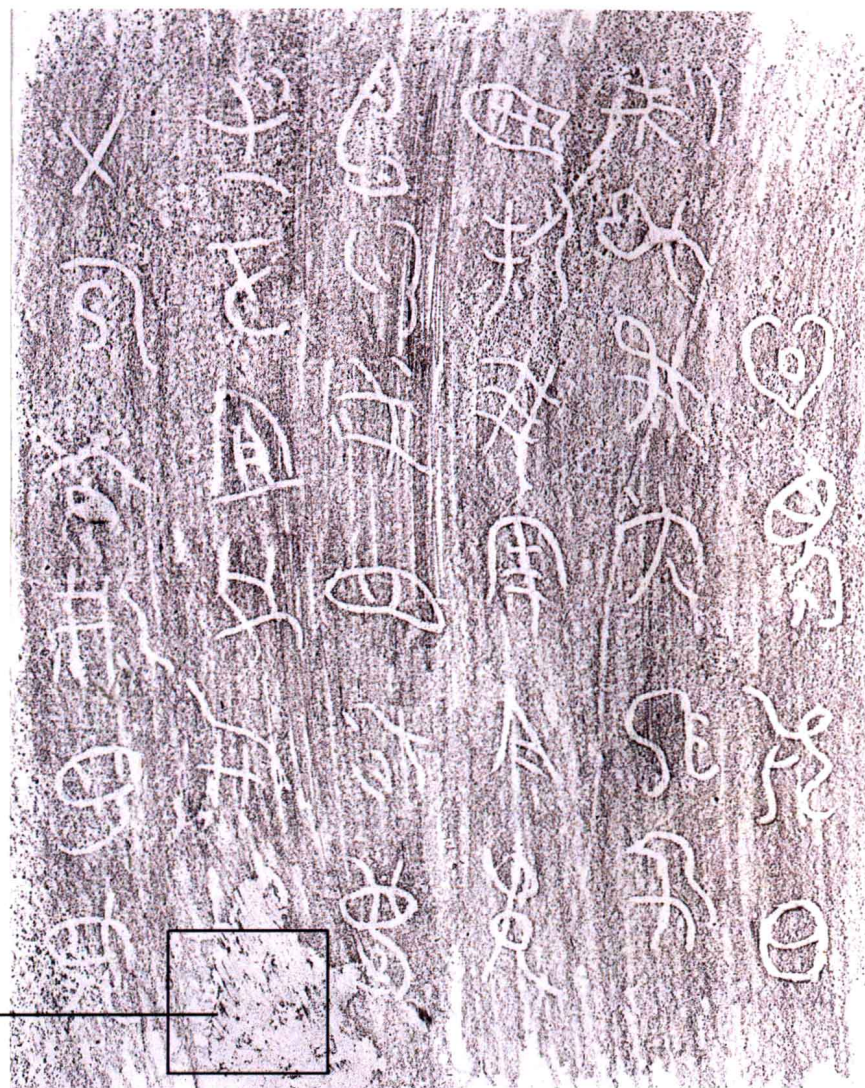
国际书号 ISBN 978-962-8246-54-0

定 价 港币95.00元 人民币80.00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这是一尊重约450kg，高2.66M庄严威武神采奕奕的古蜀国王的神像，它是由头部，上身(胸与颈)，下身(胸以下到脚)和底座4部份组成(可以拆开)，他手中拿一根长87cm，直径5cm龙头权杖，表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权杖上凿刻了一支剑射穿鸟身，再射到鱼身上的图形(与出土的金箔上的图形完全一样)，这是至今为止三星堆民间藏品中唯一一尊完整的巨大的玉立人像，此尊国王像身上的纹饰复杂，在赤脚下的方形玉版上(41×41cm，厚4cm)，有34个古蜀文字(见后)，这一发现再次证明，三星堆巨大青铜立人手中是拿了东西的，而不是无缘无故地把手做成弯曲状，更不是某些研究者认为是手中拿了象牙。



此处因磨
损缺一字

目 录

前言 1-2

三星堆民间玉器藏品上的古蜀文字 3-7

三星堆民间玉器（玉版、太阳轮）上发现卍符号（文字） 8-14

图版 15-98

前言

当人们提到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时，总是想到“祭祀坑”中它那巨大的青铜立人、高大的青铜树、纵目青铜面具和其中各式各样的青铜人头等等。而在此前的1927年（美籍学者许杰，2006），在燕道诚家门口不远处的水沟中，发现的400余件窖藏玉器的历史记录却被人忘记了，其实，在那两个所谓的祭祀坑中，在与青铜器发现的同时，也有玉器发现，为什么现在研究三星堆的学者们只注意青铜器而忽视了玉器，不知道是何缘故？我们认为：三星堆青铜器固然重要，然而对三星堆玉器而言，尤其是散落在民间收藏家手中的玉器，它们的研究价值、文化内涵和蕴藏的远古信息是三星堆青铜器望尘莫及的。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更全面、更彻底地反映了当时古蜀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俗等的全貌，只是现今四川乃至全国的考古界未能见到散落在民间收藏家手中的三星堆玉器，可能个别专家甚至完全持否定态度。

我们曾不断报道了民间三星堆玉器，未能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在我们过去公布的民间三星堆玉器照片中，只是冰山一角，具有深刻文化内涵和研究价值的三星堆玉器至今仍“深藏闺中无人识”。

解决中国文明的起源，要组织多学科的专家去攻关，这可能需要一代人和两代人，单纯依靠考古界的力量可能有限，从现有发现的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而言，它（玉器）可能承担了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基础。有专家已经提出：“中国文明研究中不少问题，恐怕要到巴蜀文化去寻找”。还有的学者提出：“玛雅（Maya）——中国文化连续体的假设”，认为：“三星堆是否就是这个横贯东西方文化连续体的一部分。”学者们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在三星堆民间收藏的玉器中可能会寻找到答案。

考古界都承认三星堆是古蜀国的遗址，按照国际惯例，文明时代的到来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城市的出现，高度发达的青铜技术和文字的应用”。城市的出现，按照四川省考古界的意见，在三星堆发现了东城墙，西城墙和南城墙（我们姑且把这些土堆看成是城墙，其实不是城墙而可能是祭台——作者），三星堆有巨大的青铜器问世，那么至今文字呢？三星堆遗址中只发现那几个文字（有人

还不承认)。这种“城市、青铜器、文字”观点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 1985)一文有详细论述, 我们认为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文字, 只有社会发展到一个很高的层次, 文字才能出现。在三星堆民间收藏的玉器上, 有大量(1000多个)的文字出现, 在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上, 有炼铁、打铁、打兵器、犁田(牛已经驯化了), 骑马和拿盾牌打战、筑城墙、做陶器、做腊肉、舂米(人力方法)、祭祀(祭山、祭太阳、祭月亮等)、首长(酋长、部落领导人)宴请大臣吃饭、歌舞庆贺丰收、皇室歌舞欢乐、军队的站岗、训练军队、下河叉鱼、喂羊、围猎打象、喂鸡、制玉、酿酒等等。从这些出现在玉器上的图像来看, 三星堆古蜀国作为一方霸主雄踞于川西平原之上, 是当时世界其他国家(例如: 埃及、印度等)史前社会不可相比的。在此情况下, 如果没有文字出现来进行社会生活的交流是不可想象的。因此, 文字出现是必然的, 是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历史进程的结果。

我们出版《三星堆玉器上的古蜀文字》一书, 是希望引起考古界、历史界的注意, 不要乱下“三星堆古蜀国没有文字”的错误结论。我们的看法是: 希望学术界参与讨论, 只有当你看到大量的有文字的实物时, 你就会明白, 我们祖先是何等的伟大, 中华文明历史源远流长, 其文明的伟大意义远非现今考古界认为的只有5000年历史, 神话与传说在某种程度上并非空穴来风, 我们要去伪存真, 领悟其中的精华, 弃其糟粕, 要接触实际收集第一手资料。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工作者, 要有创新思维, 否则, 科技事业不会发展。

本选集是第一集, 今后还要出续集。

作者

2008年10月20日于烂书斋

三星堆民間玉器藏品上的古蜀文字

張如柏¹

（一）引言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名扬国内外，然而，对于它的玉器尤其是民间藏品中的玉器知道的人却不多，尤其是考古界，虽然听说过，但真正了解它的人屈指可数，很多人由于种种原因，甚至把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另眼对待，而斥之为“冒牌货”，一棍子打死。诚然，不可否认，市场上（含收藏家）有伪品，这不足为怪，但是要认真地对待，要去伪存真，还玉器本身的真面目，2007年12月，央视“国宝档案”节目中报导的一位海外华人捐赠给成都某博物馆的一件三星堆玉器（玉人头），是真正的国宝，但此前，它在北京却遭到某些专家的拒绝，这是一件十分典型的例子，说明某些专家接触三星堆玉器很少，不敢认同真品，这件事情给人以深刻的教训。

（二）三星堆古蜀文字形成的可能过程

清·陈澧在他撰写的《东塾读书记》中说：“盖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遇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声不能传异地，留于异地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这对于汉字的本质和功能，做了高度的概括。中国的汉字是集声、形、意于一身的特殊文字，是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文字不能具备的。

汉文字的起源，最早可能是与先民们生活在大山深处的生活环境有关，当时人们为了表达（或共识）一种实物（如：牛、羊、鸟等等），在山洞里用图画来表示，这就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古代岩画，当时人们为了交流，看画一目了然，但是这种画是直接表意的，图案比较复杂，在三星堆民间玉器上也有这种图案，它不能十分准确表达较复杂的信息。当这种图案一旦与语言发生紧密的关系时，那么就可以上升为文字的发明创造了条件，就可以表达为较为抽象的信息，所以说，图案（形）在某种情况下是文字早期的阶段，可以看成是一种原始文字符号。

至于有学者认为：“汉字是有由结绳而来”，这在古代人们为了约定或记住某一事情而结绳记事，但把结绳当成文字似乎也不妥，其中缘由也有某种内在连系，

¹成都理工大学E-mail: YYZhang2005@163.com

它（结绳）不可能表示语言的读音，不具备文字性质。然而，汉字有用结绳的形象作为构成完整的字体，则比比皆是，无论是图形或结绳都不能出声音来，因而都不能叫做文字，所谓文字即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而是经过了数千年演变的结果，它的发生是从无到有，从字少到字多（从少到多），从简单到繁杂，只有社会发展到一定完善程度时才会出现，而且社会有了一定的分工（工业、农业、制造业等等）。

我们认为三星堆古蜀国的建立是史前文明时代的产物，从现有发现的民间收藏的玉器来看，当时的文明程度已经达到了现今人们不可想象的地步，有炼铁工业，农业（播种、插秧、犁田等），制陶业（和泥、做坯、烧制），制玉业（锯玉石、雕刻、打孔、抛光），宗教祭祀活动（祭山、祭天地、祭日、祭月、酋长宴请大臣等等）。在这种环境中，人们为了交往不可能再去用画图、结绳来交流。当时人们为了交流信息，并把信息传递到远方，经过长期的摸索、实践，在当时的社会上层无形中出现了一些现今称之为“公职人员”，他们把当时流行的画图，或结绳加以整理系统化，给予一定的读音（当然，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字的读音）书写出来，这样，就是我们在现今看到的1000余个三星堆古蜀文字，就我们所见三星堆古蜀文字而言，它具备了汉字的形、声、意的结合。按饶宗颐先生（1998）的意见，我们认为可以将三星堆古蜀文字叫做“史前文字”（Prehistoric writing）。从我们所看到的文字来讲，三星堆古蜀文字有所谓“文字画”（Picture writing）的阶段，此阶段是以画（即图形）为主的，我们在玉器上看到了类似“虎的图形”、“蛇的图形”、“水的图形”等等，经过了漫长的阶段之后，逐步演变成为单一的文字（在玉版上、玉立人上等）最后，单一的文字变成为复合型文字（在玉的美人鱼身上，玉的十二生肖动物身上、玉版上等等），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至少可能需要数千年的时间，这是当时古蜀国人世代积累起来的。因此，古蜀文字应当是劳动人们原始创造再经过上层人物归纳、总结、系统化的结果。

创造一种文字比制造玉器、青铜器、驯养羊、牛、马等牲畜和种植粮食不知要困难多少倍。李万福等（2002）认为：“发现西班牙的洞穴壁画都有一万年历史，在法国，发现人为的标记都在三万年前，而人们用手指计算数值的历史也有1万年历史”。由此可以推知，三星堆古蜀国历史，肯定不会只有目前考古界认为的2935~4700年之间的历史，可能会更长，至少在1万年或万年以上。

（三）三星堆玉器上古蜀文字及其类型

众所周知，考古界对文物上文字的共识是：陶器上的文字称之为陶文，青铜器上的文字（铭文）称之为金文，而纵观中国各个时代（夏至清末）出土的玉器上，尚未见有大量的文字出现，然而，在三星堆民间藏品的玉器上却发现了文字

（2000年就发现了至今约1000余个），我们把在玉器上的文字称之为玉文（英文可译为Jade writing）。

这些在民间三星堆玉器上文字，不是考古学家发现的，按照一般的规律，考古界是不承认的，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就是偶而见到过，也一定会斥之为假的。他们是用他（她）那学到一点点自然科学知识去判断这些被发现的文字所下的不予承认结论，根本不去仔细研究出现的现实事物（文字），有的专家在著作中得出结论：“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此乃天大的错误。

考古界都承认这样的事实：三星堆古蜀国有近二千年的延续历史，有青铜器、有玉器、有城池、有祭祀活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文字作为交流支持的话，难道还要依靠“结绳记事”，单纯的“手势”、“图画”来进行交流吗？文字的存在是必然的，如果单纯只依靠现有的考古界所发现的那几个文字，要解开三星堆之谜是不可能的。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礼仪制度十分完整，等级制度非常严密的国家。在这个国度里，人们交往如果没有文字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否则无法进行信息交流，就如同我们现代社会一样，试想一下，我们如果没有文字，整个人类社会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现今在三星堆民间收藏的玉器上的文字，约有千余个以上，估计今后还会被发现，从发现文字的玉器类型来看，有玉琮、玉板、玉枕、玉牙璋、大玉立人（1.1~1.3M左右），小玉立人（40~80cm不等），玉阴阳人（两性人）、玉美人鱼（1.1~1.2M左右）、玉的十二生肖（1.1~1.3M不等），玉的人首鱼身、玉人面形状（与青铜面具一样）、鸟形器、战俘身上等等。有的相同文字出现在不同类型的玉器上，这绝非现代人所能做到的。

与现今流行汉字一样，古蜀文字是一种十分成熟的，而且流行很久的文字。有单体字、有复合体字、有草书字等等。例如：汉字的单体字有“口”、“乞”组合复合字即可变为“吃”，在三星堆民间收藏的玉器上也有。例如：“丫”、“𠂔”，组合复合字即可变为“𠂔”，当然至今我们不知道这个“丫”、“𠂔”，“𠂔”是什么涵意，什么读音，但可以说明，现今的汉字是有它的渊源的，全世界所有的文字，都不具备汉字那样具有形、声、意的特征，这就是中华民族文字的伟大所在，现今汉字有草书体，在三星堆玉器上也有发现，我们在一件三星堆玉琮（高60cm）上的四个方向上发现有288个草书体古蜀文字，它那龙飞凤舞的字体，如同现今的草书汉字一样，在没有读懂现在所发现的古蜀文字之前，看到这些龙飞凤舞的古蜀文字后，任何人都是一头雾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所以，我们认为，考古界认为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目前关键是要组织文字学家来识读它，破译它，而不要有“我没有见过，是现代人做的伪”的态度，我们在成都古玩市场上也见到过现代人做的伪造古字，这些伪造古字在笔划上、微痕迹上、字体形态上等很容易识破，而且字与字组合的无规律，只要有一点文字学

基础知识的人，是很容易识别出来的。

（四）为何识别古蜀文字

我们知道，在公安、刑事的侦察过程中，要用到痕迹学的理论，一个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一定会留下指纹、气味、行迹等等。

我们认为：古蜀国人是用一种比玉（石）器更硬的金属，相当于我们现今的硬质合金的锥形具，好似我们现代的缝被子的粗钢针，如果我们把此种钢针在双目显微镜下观察，它就像是一把坚固的锥形具，顶端细小锋利。古蜀国当时已经有铁器出现，从民间收藏的玉（石）器太阳轮（5.76M直径）和大的玉立人看，古蜀人在服饰上已经缝制出了“盔甲”（我们认为用针缝制皮甲，将兽皮切成一定形状来缝制的皮甲），是用锥形工具制成直径大小（ $d=0.2\sim0.3$ ，直到1.0mm）不同的类似今天的锥子，也可以制成宽、窄不同的类似今天有凹槽的刮刀，用这种工具刻字或加工图案。当古蜀人用锥形工具刻字时，字的粗、细线条会不同，我们发现，古蜀文字细线条宽度在0.2~0.4mm之间，粗的有0.3~0.7mm甚至0.8mm不等，在与线条平行的方向有更细的平行纹，或者是因用力打击（因玉质材料较硬）时而边打边推进方式造成深浅不一的线条状，在线条状的边缘出现港湾状，这在双筒显微镜下均可见到。

如用现代化的电动锯刀，则线条坚直（用手工做出的线条有港湾状凹陷出现），从起刀到终刀有由浅向深前进，最终出现弧形（从进口到出口）。

我们将这些古蜀文字放在双筒显微镜下仔细辨识是很容易确定出真伪来的。

（五）结语

1) 三星堆古蜀国文字的演化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其中经历过史前文字画（Picture writing）时期，再而逐步走向比较正规的、系统化的过程；

2) 三星堆古蜀国文字有三种类，也如同现今的汉字那样，有单体字、复合字和草书字，这三种字在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上均有发现；

3) 三星堆古蜀国文字可能是至今我国最为原始，最为古老的文字，它有岩画中的文字画（Picture writing）文字，也有现今汉字方块字的单体、复合体的文字。三星堆古蜀文字可能是远古时候一种较成熟的文字，可能比甲骨文和最近山东昌乐的骨刻文更为古老，因为我们在玉器上发现了伏牺氏的风姓字，三星堆古蜀国文字的发现，将可能会改写中国的文字史。

（后记：我们在成都古玩市场上发现有在齐家文化玉器上刻写假的古文字。此外，还有在伪做的三星堆玉器上刻了所谓的古蜀文字，还有在所谓三星堆玉琮

上将表面用盐酸腐蚀后而刻上“古蜀文字”。据一位知情者告知，伪做的三星堆玉器还得北京某些专家的认可销往北京。这种以假乱真的行为必将对三星堆文化研究产生影响。为此，人们应当提高警惕。我们认为，专家们如果不上手数百件至千件以上的三星堆玉器（民间的，国家的），仔细从矿物材料、工艺造型、组合类型和纹饰，再结合高科技手段去研究民间三星堆玉器的话，是容易上当受骗的）。

三星堆民间玉器上（玉版、太阳轮）发现卍符号（文字）

——三星堆文化向外传播的可能性——

张如柏

（一）

三星堆文化的主体内容是它的玉器（含民间收藏的），而不是它的青铜器（当然，它的青铜器也有研究价值）。这点，在我们过去发表的论文中早有论述，三星堆的玉器尤其是民间收藏的玉器，其造型之优美，组合之巧妙、工艺之精湛，内涵之深邃是中国任何朝代出土的玉器不可比媲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顶峰。

在民间收藏的大量（保守估计有2000余件）三星堆玉器上，从2000年开始就发现了有文字（我们称之为古蜀国文字），它可能比甲骨文还要早，如获得学术界认可的话，将会改写中国的文字史，在1000多个文字中，我们在玉版上、太阳轮玉(石)器上就发现了“卍”和“卐”符号（文字），近来，在一件太阳轮的浮雕的卫兵图像上的帽子边缘上也出现卍符号（文字），值得深思！在玉版上，卍符号（文字）与其他古蜀文字以句子的形式出现。

（二）

关于 卍符号（文字），有左旋与右旋之分，即 卐（右旋）与 卍（左旋）。在中国青海的乐都县、民和县、内蒙古的乌拉特后旗、广东的曲江、河南的二里头、辽宁的小河等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均有发现，其中乐都县的属于马厂类型的陶器出现的此种符号（文字）最多。另外，在西藏、新疆、云南（东巴文字中也有）、河南（殷墟）、山西以及前人所说的巴蜀图语中也发现了这种符号（文字），可以看出，此种符号（文字）在中国分布之广，运用之普遍是值得研究的。

在国外，印度、希腊、俄罗斯的高加索、两河流域、阿富汗、意大利、西亚等地，都发现了这种符号（文字），早在1929年，D.A.Mackenzie的《符号的迁移》（The migration of symbols）一书中，对 卍符号的种类及其在世界的分布进行

了详细的论述。

如前所述，这种符号（文字）有二种类型，即左旋与右旋之分，即卐（左旋）和卐（右旋），在我国马厂类型的彩陶上，左旋与右旋均有，《汉语大字典》对左旋做了解释，有学者（舒邦新，1989）对此种解释提出了质疑。1998年，付寿宗等对左旋和右旋做了探讨，他们认为：“无论左旋和右旋，从历史哲学意义上来说，都是由易经八卦原形衍化而来的”，“它包括了道家、儒家、墨家、佛家的传统思想和阴阳矛盾思想，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和哲学发展史上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左旋与右旋）含有深刻的数理、哲理和科技内容”，还有学者认为：“左旋与右旋是古人对生殖崇拜的表现”。然而，在佛教文化中，右旋表示“生命的轮回”和“日月的轮回”。

在梵文中，卐（左旋）原文为Sauvasika，表示光芒，显示古人对太阳的崇拜，或表示吉祥之意，而卐（右旋）原文为Swastika，意为胸部吉祥标志，武则天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将右旋卐读为“万”字。

饶宗颐（2000年），对（右旋）进行过研究，他认为，“卐（右旋）在西亚各地广为流行，其来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4000年的前半期，在现今死海东北的Teleilat-Ghassul出土的一件石权杖上有卐字形出现”。捷克考古学家B.Hrozný说，“这个符号分布之广要在中亚和西亚地区去寻找它的起源地点”。饶宗颐（2000年）认为，“卐符号必来自西亚无疑”。

总之，这种左旋与右旋的区别，都很有可能代表一种深刻的含意，有待人们进一步地去探讨，这种符号（文字）的神秘性至今仍是一个谜。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今的北海公园团城的玉瓮子上，也发现了卐符号（文字）。其实，正、反二种表示方式也曾为某些政党所利用，象征某种政治意义。

（二）

如上所述，无论左旋还是右旋，这种符号（文字）并非简单的一种表示方法，在远古社会，它（们）可能有着深刻的含义，此符号（文字）分布之广是令人惊讶的，几乎在全世界都有出现，在国内的学者中，认为此符号（文字）是来自印度，由佛者传入的，有人认为此符号（文字）来自西亚无疑，总之，是“舶来品”（即由国外输入到中国）。

我们在研究广汉三星堆的民间玉器藏品中，在玉版上，在玉（石）器巨型太阳轮上，都发现了主要是以左旋 卩 为主的此种符号（文字），正如我们在《三星堆民间玉器上发现伏牺氏标志》（张如柏，2007）一文中所论述的那样，如果三星堆文化是伏牺时代的产物的话，那么，这种符号（文字）早在伏牺时代，就在中国出现了，若如此，此种符号（文字）原产地可能就是在现今中国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而并非“外国货”。

在三星堆民间玉器上的这种符号，有右旋的，也有左旋的。在马厂类型的彩陶上发现大量的右旋 卩 符号（文字），与在三星堆民间玉器藏品上发现完全一样，但在马厂彩陶上也有少量是左旋的，我们推测，三星堆古蜀国劳动人民在创造此符号（文字）可能是把二种写法当成同一种表达方法。

在三星堆民间玉版上，右旋的符号（文字）与其他古蜀文字共同组成一个句子，这肯定是讲述一件事情，我们在过去的论文中就已经指出，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有完整严密的礼仪制度和等级制度，工业、农业、制陶业、制酒业等十分发达，有城池、金属器（青铜器）和文字。有学者（群祥智2003）计算过：“假如按12km²来考虑，当时三星堆约有15万~20万人，比当时的古埃及的梅里姆达（Merimda）、米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古城、印度河流域的古城达罗加起来的人还要多”。我们认为，像这样规模宏大的三星堆古蜀国，崛起在成都平原上，俨然是一座国际大都会，它的祭祀活动规模之大，人员之多，等级之严密，真令人不可思议，它必然会吸引古蜀国周边国家的人们来朝贡，我们从那规模巨大的青铜器（神树、纵目面具、大立人等）和巨大的玉（石）器制品（玉大立人，玉树、太阳轮、美人鱼、十二生肖、玉琮、玉边璋、玉璋等等）就明确得知，这些如此巨大，如此气派的器物，是一个小国家不可能制造出来的，它没有那样强大的国力和财力。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中，蕴藏着古蜀国那个远古时代的大量信息，是当时古蜀人的聪明才智的结晶。从这些玉器中可以看出，当时古蜀国的国力是何等的强大；工业，农业是何等的发达；人们生活水平是较为富裕，环境是比较安定。只要具备了上述条件，才有可能制造如此精美的玉器。在这种情况下，在成都平原雄霸一方的古蜀国的文化必然会向外传播，沿着东南方向传播到东南亚，向西传到中亚、西亚，当然 卩 走向世界也就顺理成章了。现已发现，在四川南部的宜宾、泸州直至今天的金沙江沿岸一

带都有三星堆文化的影子，在云南的西南部直至今天的越南也有三星堆文化的影子，这些都雄辩说明，三星堆文化是向外传播的。

在国内，已经发现，在齐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中也有三星堆文化的影子。

（四）

三星堆民间藏品玉器中，有“天使”的玉雕，在玉琮上有炼铁、打铁、打兵器的浮雕图形：有美人鱼的玉器；有人首鱼身的玉器，有巨大的玉（石）器太阳轮；有浮雕有战争场面玉版等等，难道都是仿制国外的作品做出来的？何况国外至今还没有发现同类的玉器出现。

更使人不可理解的是，当三星堆发现金杖时，有学者把它与两河流域发现的类似物作比较，认为是受了两河流域的文化影响结果，当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发现大量象牙时，有学者认为，象牙是来自非洲或南亚，实际是，在民间收藏的大型太阳轮玉（石）器上，就有古蜀人围猎打象的图形，三星堆遗址中发现有亚洲象的牙齿化石，德阳地区也发现了象牙化石，这都确切地证明当时在现今的广汉、彭州、德阳等地有大象存在。凡此种种，只要三星堆出土（发现）的文物，有的学者凭着自己的主观想象，都把这些出土（发现）的文物自觉或不自觉地贴上外国的标签，这是典型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翻版，难道中国上古时代的一切发明创造都来自国外或是受国外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实他们根本未看到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然而，实际上，又认为三星堆文化是来自西方或者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正如一位伟人所批评的那样，“他们言必称希腊”。他们或者说，三星堆发现的文物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或是来自中国本土的中原地区。现实情况是，无论是西方或中国本土的中原地区，都没有发现在那个时代（伏羲时代）有比三星堆民间收藏更为精美的、构思十分巧妙的、文化内容深邃的大量玉器出现。

有的学者更是十分离奇说，三星堆的青铜立人手中是拿着象牙，因为象牙的弯曲度正好与大立人的手腕弯曲度一致，并且煞有介事说，这是他的“发现”，还得到外国某些学者的赞同，等等。事实绝不是这样，是某些学者凭空想像出来

的。因为这些研究三星堆文化的学者根本没有看到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他们只能闭门造车“空想”。其实这些巨大的立人手中拿的是雕刻龙头的权杖（我们看到有实物），是三星堆古蜀国的最高统治者国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玛雅文化、印加文化、两河流域文化等等，都可能晚于三星堆文化，是三星堆古蜀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向外传播影响了上述文化，而绝不是相反。如果说埃及有金字塔，印度有神庙，那么，中国有三星堆，这是值得国人骄傲的，在中国的上古时代（时间可能有9000年~12000年或更早）的古蜀国期间，就已经有炼铁、播种、牛犁田、制陶、制玉、酿酒等等，而且，古蜀国的人民早已把鸡、羊、牛驯化用来服务于人类了，据动物学家研究，牛的驯化至少有七千年历史！在民间收藏的太阳轮玉（石）器上有牛犁田、在玉版上小孩在用草喂羊（公元前7500年就开始驯养了山羊）、鸡在家门口的田野里吃东西等浮雕图形，上述图形正是现今川西平原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河南贾湖遗址的古酒有9000年历史（“参考消息”2004年12月8日）。在那个远古时代，埃及、印度至今还未见有出土类似文物的报导！

我们认为，文明的出现不大可能是全面开花、满天星斗，它应当有一个源点，以这个源点为中心（基础）经过漫长的岁月，再逐步向外传播，走向全中国走向世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事实都在陆续证明，西方很多东西可能是从中国传播去的，当然他们（西方）不是照搬，而是结合具体情况或变化，或改进，但其原意是不会变的。例如，“在玛雅文化中，就发现了有伏羲氏的风姓标志，只不过这个标志产生了变种（变形），致使一般人不易看出来”（王大有，2006），又如，在西方文化中的天使，其具体的图画是身上穿白衣有翅膀的一个美丽女孩，这是西方人的理想描述，无独有偶，在三星堆民间收藏的玉器中，就有实实在在的实物，这个美丽的女孩，张开翅膀站在一座梯形玉的方尊上或站在一只玉乌龟的背上，这是否意味着天使的原产地就在中国三星堆呢？又例如，安徒生（Andersen 1805-1875）笔下描述的美人鱼，在三星堆民间玉器中也有（高1.12m）发现（参看“美人鱼，神话中的现实”一文，张如柏，2008），在玛雅文化中出土的陶器，可以在三星堆民间收藏的陶器中找到它的原型。总之，西方的某些东西可能是来自中国，是否与三星堆文化向外传播有关？当一种外来文化被某一个民族接授去的时候，在最初的阶段可能是照原样画葫芦，但日子久了之后，可以完全结合当